



左傳蒙求

乾

左傳蒙求
印

□ 12
3014
1



3014
1

□ 12
3014
1-2

明 吳化龍撰
日本樋口邦古注

左傳蒙求

尾張 書肆 永樂堂

新念堂
長山
一月
九日
氏

左氏傳蒙求序

永樂堂

左氏之為書也王道之正人
倫之紀備矣明人吳化龍有
左傳癖而能修之胸臆以撰
比事二卷標題類事六百五

左傳蒙求

序

340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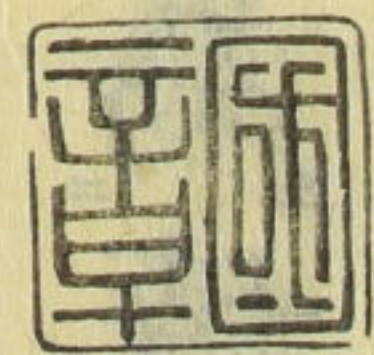
十有六句、每事次韻、令人由
諷誦、而索其源矣、是吳氏之
賜也、然如其指、玄奧宏博、不
展卷、則不可為得矣、故抄集
諸傳中、箋於標題之傍、欲以

使童蒙不展卷而得其本源、命
曰左氏傳蒙求、不是為博覽
強識之舉、欲以換初學搜索
之勞也、蓋如此書、則不出卷
而究左氏之要、倍可以知王

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文化八年辛未秋九月

尾張樋口邦古識



左氏傳蒙求題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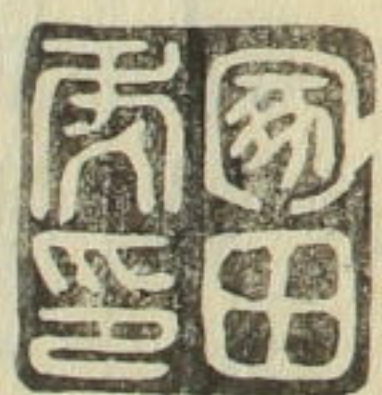
經之有傳莫先乎左氏亦莫善乎左氏而左氏之傳不獨於春秋詩書禮樂及易之說資於左氏以得古訓亦不寡也故左氏之傳苟學聖經者寧可不熟讀焉乎而讀頗熟者亦其屬辭比事繁縟宏博欲資以徵焉或勞探索焉明人吳化龍嘗熟此傳乃作比事二卷其標題次韻倣李澣蒙求然未有之註則初學將難乎掌故焉於是我尾張人樋口邦古

抄取諸傳中。以作纂註。以便質訪。改名曰左氏傳蒙求。嗟亦可謂勉矣。此著一出。而欲資以徵焉者。不復勞探索。捷徑直至。邦古之舉。裨益初學。不亦多乎。吳氏以前。趙宋之時。更有左氏蒙求。左氏綱領之目。其蒙求者。則宋王舜俞序。不知作者云。其綱領者。則宋文濟道著。而蒙求之類云。然此二書。海舶未之嘗送焉。則邦古與予。皆未之見也。假令此二書。傳而得見之。豈其右於邦古之著焉邪。我內

朝長官。相與好邦古之志。將使之壽於棗梨。虎乃為之題焉爾。

文化八年十一月十日

冢田虎題



平王遷都一隱公攝位一宋魯屢盟一周鄭交質一
 州吁無親一叔段不義一桓公問名二羽父請謚二
 晉啓南陽二許居東徧二文指白水三莊擔黃泉三
 會宴折俎四宿饗加籩四楚人謀徙四邾公卜遷四
 魯隱觀魚五衛懿好鶴五鄭伯肉袒五許男面縛五
 韓子見禮五季札觀樂五南風不競六楚氛甚惡六
 伯宗好直六處父以剛六庸取姑蔑六光呼餘皇六
 宣子嘉樹七欒氏甘棠七懿卜鳴鳳七獻筮封羊七
 豹畏丹書七殖懼藏策七昭子去魂八原叔奪魄八
 輿誦疑晉八童謠奔虢八彌成一隊八熊當五百八

平王遷都一隱公攝位一宋魯屢盟一周鄭交質一
 州吁無親一叔段不義一桓公問名二羽父請謚二
 晉啓南陽二許居東徧二文指白水三莊擔黃泉三
 會宴折俎四宿饗加籩四楚人謀徙四邾公卜遷四
 魯隱觀魚五衛懿好鶴五鄭伯肉袒五許男面縛五
 韓子見禮五季札觀樂五南風不競六楚氛甚惡六
 伯宗好直六處父以剛六庸取姑蔑六光呼餘皇六
 宣子嘉樹七欒氏甘棠七懿卜鳴鳳七獻筮封羊七
 豹畏丹書七殖懼藏策七昭子去魂八原叔奪魄八
 輿誦疑晉八童謠奔虢八彌成一隊八熊當五百八

左傳卷之

是言上

定就盈數九 魏啓大名九 商臣逢日九 越椒豺聲九

子邛握節十 仲由結纓十 駟陳卿服十 虔為王旌十

考叔純孝十 叔向遺直十 郭重何肥十 遂馮甚瘠十

齊子仕楚十 晉卿在狄十 魯人始髻十 晉侯遂墨十

楚不京觀十 魯乃武宮十 敖轅敗北十 廩馬欲東十

碛諫以義十 突教之忠十 州邢樂勇十 殖郭齊雄十

申儆興楚十 教訓霸越十 壺飧舉衰十 耨饁起缺十

椒滅若敖十 石喪羊舌十 札願附義十 臧敢失節十

衛公宵濟十 吳子夕遷十 魯盤莒鐘十 宋門鄭椽十

風祀太皞十 蓼祖庭堅十 趙舍溫縣十 郤爭鄆田十

虞虢輔車十六 魯齊脣齒十六 舒病夏姬十六 蒯羞南子十六

衛獻皮冠十七 楚靈翠被十七 闕秦利晉十七 瘠魯肥杞十七

陳衰桓大十六 姜弱媯昌十六 驪姬穢臭十六 燕姑蘭香十六

吳為蛇豕十六 晉實虎狼十六 獻楯執樂十九 與馬歸唐十九

楚師六間十九 晉國三殆十九 段蔓難圖二十 霄秀猶在二十

鄭人相驚二十 楚國大駭二十 狄具四姦二十 鄆有五罪二十

哀姜哭市二十 穆嬴啼朝二十 絳獻虞箴二十 革誦祈招二十

舉聲相善二十 首先同寮二十 築謳國父二十 輿誦鄭僑二十

陳生賄政二十 叔魚鬻獄二十 胥遂逃賞二十 推不言祿二十

魯欲焚巫二十 齊將誅祝二十 韓起請環二十四 子罕辭玉二十四

宋人逐狗四 晉侯啖燹四 趙辭五獻五 吳徵百牢五
單子視下五 屈瑕趾高五 齊師滅譚六 晉侯圍曹六
成作丘甲六 哀用田賦六 衛文帛冠六 楚敖筭路六
尹論人等六 卜言日數六 州公不復七 紀侯大去七
晉祀夏郊七 衛饗帝丘七 褚師鞮席八 良夫祖裘八
右師言疾八 趙孟語偷八 僖括足高八 鄭伯視流八
哀誅尼父九 肥思子贛九 懷子多士九 虢公無衆九
盧姜止舍九 雍姬告仲九 齊致玉磬九 燕賂瑤九
祁奚舉讎九 石碣滅親九 慶封又富九 伯張能貧九
衛公訓農九 晉侯教民九 宋證於鬼九 虢聽于神九

建母召吳二 武善襲鄭二 喜先賜諡二 仲豫歸賵二
乞終不言二 揚遂致命二 童攻三郤二 黃愬二慶二
鷓過宋都三 烏鳴亳社三 螢避桑林四 豹辭肆夏四
子皙委禽四 高固反馬四 鬪菟夢中五 芮弃堤下五
龍見絳郊五 蛇鬪鄭門五 隨季梁在五 虞之奇存五
襄作楚宮六 輒效夷言六 賜玉孟諸六 授吳陸渾六
楚弗祭河七 齊欲禳彗七 景有內寵七 厲多外嬖七
懷背秦施七 文思楚惠七 周班後鄭八 晉盟先衛八
靈輒舍肉八 考叔遺羹八 杞子掌管九 謝息挈鉞九
晉人拔舍九 包胥哭庭九 奇將不聽九 鮒何能行九

左傳蒙求

標題上

三

慶盧易內早 祁鄔通室早 晉舍退三早 齊師借一早
札哭以待早 家踊而出早 鄭非齊耦早 秦本晉匹早
庚輿試劍早 夷臯觀九早 樂鮒求帶早 范鞅請冠早
鄭貴七穆早 魯患三桓早 晉悼始命早 楚康能官早
齊疥遂疔早 晉疾如蠱早 華耦辱先早 籍談忘祖早
示信伐原早 率義圍鼓早 墨辨勾龍早 邾識農扈早
虢憂龍尾早 蔡忌豕韋早 楚成章華早 晉築虎祁早
六卿請賦早 七子言詩早 趙武多文早 子產有辭早
晉廟安于早 衛室達子早 羸辭子圉早 姜遣重耳早
晉國和乎早 魯人恐矣早 僑將為除早 吉使無毀早

靈輒倒戟早 孫扈取旗早 簡子問禮早 叔侯論儀早
潛軍敗燕早 羸師誘隨早 綽矢夾脰早 顏射中眉早
五戰入郟早 三敗及韓早 晉絕駒支早 齊滅郟瞞早
甯納索饋早 陳遺肉潘早 桓公守備早 宣叔繕完早
邱雞金距早 宋馬朱尾早 臧服不衷早 慶車甚美早
子干無人早 重耳有士早 內蛇外蛇早 新鬼故鬼早
三覆誘吳早 七遇驕庸早 梁命新里早 宋城舊鄘早
魯反大屈早 鄭鑄三鐘早 因醉殲戍早 乘飲敗戎早
蹇叔哭師早 公孫歌殞早 史墨答趙早 師曠對晉早
囊瓦不仁早 子木無信早 魏不從亂早 宋始用殉早

左傳蒙求

標題上

四

荀寅法姦五卒鄭伯效尤五卒楚師授子五卒魯戰用矛五卒
 偃請勤王六卒舒令城周六卒拳兵楚子六卒軫唾晉侯六卒
 燕人不虞七卒莒子無備七卒孟陽居牀七卒丑父易位七卒
 瓜衍賞會八卒先茅命季八卒欒敗鹿門八卒霄死羊肆八卒
 晉立趙武八卒楚復克黃八卒虎母生禍九卒夏姬不祥九卒
 魯莊刺桷九卒晉靈彫墻九卒生佗黜僕九卒愛段惡莊九卒
 莒城亦惡卒郢守已小卒穆懼滅江卒臧哀伐蓼卒
 晉夢黃熊卒楚占赤鳥卒齊史言罪卒隨祝舉矯卒
 曹人夢彊一卒穆伯志牛二卒陳埋鄭井二卒秦毒涇流二卒
 晏子憂齊三卒大叔閔周三卒城謳犀甲三卒國誦狐裘三卒

陽州名子三卒干畝命弟三卒閻設置饋四卒轅咺進醴四卒
 曹人致餼四卒魯公饋米四卒晉守唐法五卒魯秉周禮五卒

桓十二年秋桓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隱三年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

州吁無親 叔段不義

隱四年隱公問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隱元年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祭仲曰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桓公問名 羽父請諡

桓六年子同生桓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

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隱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隱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晉啓南陽許居東偏

僖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隱十一年隱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隱公隱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没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獲鄭大夫公孫獲

文指白水莊誓黃泉

僖二十四年秦伯納晉公子重耳公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曰衰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鄆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聞之有獻於公公曰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

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會宴折俎 宿饗加籩

宣十六年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穀烝武子私問其故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昭六年夏季孫宿如晉拜苕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驪也對曰寡君猶未敢况下臣

君之隸也敢聞加貶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楚人謀徙邾公卜遷

文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

文十三年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君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魯隱觀魚 衛懿好鶴

隱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公曰吾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閔二年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鄭伯肉袒 許男面縛

宣十二年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塗路鄭伯肉袒率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僖六年秋楚子圍許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

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輿櫬楚子問諸
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
受其璧而被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
之

韓子見禮 季札觀樂

昭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禮
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昭公享之
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
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
矣

南風不競 楚氛甚惡

襄十八年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
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
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襄二十七年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
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伯宗好直 處父以剛

成十五年晉三卻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
犁奔楚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
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文五年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温而

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
夫子壹之其不没乎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
去之

庸取姑蔑光呼餘皇
哀十三年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
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
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
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
彌庸不聞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
無餘地獲謳陽

昭十七年楚師大敗吳師獲乘舟餘皇吳公子光請

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
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
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
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宣子嘉樹 欒氏甘棠

昭二年韓宣子宴于季子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
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
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襄十四年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
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廬死盈
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廬之怨實章

懿卜鳴鳳獻筮判羊

曰晉大夫其語亦曰

莊二十二年陳大夫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
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

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

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判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

貺也

豹畏丹書殖懼藏策

襄二十三年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樂氏之力臣曰

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

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襄二十年衛甯惠子疾名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

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

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

昭子去魂原叔奪魄

昭二十五年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

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

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

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

久

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也原叔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

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輿誦疑晉童謡奔虢

僖二十八年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鄆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

僖五年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謡云丙之辰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鷩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彌成一隊熊當五百

襄十年晉伐福陽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

哀十六年楚芋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

定就盈數魏啟大名

莊十六年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閔別強鉏公父定叔共叔段之孫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閔元年晉滅魏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
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
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

商臣讙目 越椒豺聲

文元年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
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
在少者且是人也讙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
聽

宣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
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
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

子印握節 仲由結纓

文八年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
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
公子印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
哀十五年衛太子蒯聵迫孔悝於厠強盟之遂劫以
登臺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
之懼下石乞孟癩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
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此也其來由
也死矣

駟陳卿服 虔為王旌

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

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

昭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芊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

考叔純孝 叔向遺直

隱元年見莊擔黃泉中同卷

昭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郭重何肥 遂馮甚瘠

哀二十五年哀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

襄二十一年楚子使遂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齊子仕楚 晉卿在狄子南

僖二十六年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

緡魯僖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真桓公之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成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文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魯人始鬻晉侯遂墨

襄四年邾人莒人伐郕魯臧紇仲武救郕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楚不京觀魯乃武宮

宣十二年楚重輜重也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

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今罪無所又可以為京觀乎

成六年二月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敖轅改北廐馬欲東

宣十二年楚子北師次于鄆間晉師既濟王欲還嬖

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伍參言於王曰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

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

碣諫以義 突教之忠

隱三年衛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衛公不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僖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州邢欒勇 殖郭齊雄

襄二十一年知起中行喜州綽刑鄆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欒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鄆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

氏乃亦子之勇也

襄二十一年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申傲興楚 教訓霸越

宣十二年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入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華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

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壺殮舉衰 耨饁起缺

僖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僖三十三年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晉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

則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

椒滅若敖石喪羊舌

宣四年見越椒豺聲中同卷九葉

昭二十八年晉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

叔妣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

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札願附義臧敢失節

襄十四年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

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

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

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衛公宵濟吳子夕遷

閔二年衛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

逆諸河宵濟

哀八年魯大夫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

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

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

魯曾盤莒鐘宋門鄭椽

襄十二年春莒人伐魯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

鄆取其鐘以為公盤

桓十四年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
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
椽

風祀大皞 蓼祖庭堅

僖二十一年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
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
風也

文五年冬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
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趙舍溫縣 卻爭郟田

昭三年初州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

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溫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郟
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
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
成十一年晉卻至與周爭郟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
訟諸晉卻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
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
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
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
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卻至勿敢爭

虞虢輔車 魯齊唇齒
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

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

哀八年，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魯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

舒病，夏姬崩，羞南子。

宣十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定十四年，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孟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父。緜太子羞之。

衛獻皮冠，楚靈翠被。

襄十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

昭十二年，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林定子，靈王。

闕秦利晉，瘠魯肥杞。

僖三十年，晉侯秦伯圍鄭，鄭使蜀之武見秦伯曰：秦

晉圍鄭鄭既知也矣若也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
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
厚君之薄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
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三子秦大夫
襄二十九年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
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公告叔侯叔侯曰杞夏
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
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職責不之玩好時至公卿
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
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

臣

陳衰桓大姜弱媯昌

莊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
遇觀之否曰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
異國必姜姓也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
兩大也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
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昭三年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
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
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驪姬猶臭 燕姑蘭香

左傳蒙求

卷之三

六

僖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
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
專之渝攘公之瑜一薰一蕕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
立之

宣三年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己蘭曰
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
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
亦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
曰蘭

吳為蛇豕 晉實虎狼

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

上國

文十三年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
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
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
不可悔也

獻楯執樂 與馬歸唐

定六年宋樂祁使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
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子
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
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乃執樂祁
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

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
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
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
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
之

楚師六間 晉國三殆

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樂書曰楚師
輕窺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
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二卿子重
子友也
昭四年晉侯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
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司馬侯對曰恃

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

段蔓難圖 霄莠猶在

隱元年見叔段不義中同卷
二葉

襄三十年鄭人殺良霄伯有也於子矯公孫
蔓之卒也將

葬蔓卒在
十九年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

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

鄭人相驚 楚國大駭

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
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將
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
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

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良止伯有子也

昭十三年夏五月癸亥楚靈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

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

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

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

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

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

狄具四姦 鄆有五罪

僖二十四年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

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

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

若之何耳不聞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

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

皆則之四姦具矣

宣十五年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為

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

不可鄆舒有三雋木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

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者酒二也弃

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

也

哀姜哭市 穆嬴啼朝

文十八年姜氏歸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

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仲襄

文七年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

故有呂卻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

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

君將焉寘此

絳獻虞箴 革誦祈招

襄四年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

王關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

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

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

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

昭十二年楚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

言如響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及將斬

矣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

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得沒於

祗宮

舉聲相喜 荀先同寮

襄二十六年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

聲子相喜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

晉遇之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矣

吾必復子後益其祿爵而復之伍舉椒
文七年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
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
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
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築謳國父 輿誦鄭僑

襄十七年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
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襄三十年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
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
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
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陳生賄政 叔魚鬻獄

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
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
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瑕禽曰
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
不勝其富

昭十四年見叔向遺直中同卷

胥遂逃賞 推不言祿

定五年楚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
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子西曰請舍懷也王曰大德
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
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

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
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
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
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
下相蒙難與處矣

魯欲焚巫齊將誅祝

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
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
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
歲也饑而不害

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
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
晏子晏子曰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詛亦有損
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
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

韓起請環 子罕辭玉

昭十六年韓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襄十五年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宋人逐狗 晉侯啖燹

襄十七年宋國人逐瘠狗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宣二年晉侯不君趙宣子驟諫公患之九月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啖夫燹焉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鬪且出提彌明死之翳桑之餓人倒載以禦公徒而免之

趙辭五獻 吳徵百牢

昭元年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敢采

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趙孟辭

哀七年夏哀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單子視下屈瑕趾高

昭十一年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于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桓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齊師滅譚 晉侯圍曹

莊十年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僖二十八年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成作丘甲 哀用田賦

成元年為齊難故作丘甲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哀十二年春用田賦前年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丘賦之常法

衛文帛冠 楚教篳路

閔二年衛文公大布之衣，太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宣十二年見申傲興楚中。同卷十三葉

尹論人等 卜言日數

昭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

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昭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州公不復 紀侯大去

桓五年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經冬

州公如曹

莊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

違齊難也

晉祀夏郊 衛饗帝丘

昭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
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
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
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
方鼎

僖三十一年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
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相夏后啓之孫

褚師鞮席 良夫袒裘

哀二十五年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
褚師鞮子鞮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
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
出公執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
今日幸而後亡

哀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
之始食焉太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
裘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
而殺之

右師言疾 趙孟語偷

成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司馬蕩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

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

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元華

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

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滋閉門登陴矣

襄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

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

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儋括足高鄭伯視流

襄三十年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

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

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蹠而足高

心在他矣不殺必害儋季周靈王弟

成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

其位宜不能久

哀誄尼父肥思子贛

哀十六年夏四月孔丘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

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疾嗚呼哀

哉尼父無自律

哀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

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季康子叔孫文子孟武伯皆從后庸盟康

子病之康子肥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臨難而思之懷子多士虢公無衆

襄二十一年懷子樂盈好施士多歸之宣子范鞅畏其多士也

莊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亟戰將饑

盧姜止舍 雍姬告仲

襄二十八年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泣事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桓十五年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齊致玉磬 燕賂瑤璫

成二年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昭七年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齊侯嫁女與賂

祁奚舉讎石碻滅親

襄三年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

隱四年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碻使其宰孺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碻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慶封又富伯張能貧

襄二十八年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襄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張伯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段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

衛公訓農晉侯教民

閱二年見衛文帛冠中同卷廿六葉

僖二十七年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宋證於鬼 虢聽于神

定元年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

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士彌牟謂趙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

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莘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建母召吳 武姜襲鄭

昭二十三年楚太子建之母在鄭太子建娶秦女廢太子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太子諸樊入鄭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遠越追之不及

隱元年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喜先賜謚仲豫歸賄

昭二十年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隱元年天王使宰喧來歸惠公仲子之賄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乞終不言揚遂致命

哀十六年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

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宣十五年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

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

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之許君以成

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童攻三郤黃愬二慶成十七年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

矯請無用衆厲公使清沸魁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

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郤苦成叔郤於其位温季曰至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襄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

鷓過宋都 鳥鳴亳社

僖十六年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内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

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襄三十年或叫于宋大廟曰譖譖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譖譖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

營避桑林 豹辭肆夏

襄十年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殷天子荀營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營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

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

襄四年魯穆叔叔孫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

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

子皙委禽高固反馬

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公孫

黑子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

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趨

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

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宣五年春宣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秋

九月高固來逆女自為也冬來反馬也

禮送女留其遣使反馬

鬪菟夢中芮弃堤下

宣四年若敖娶於邲生鬪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

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弃諸夢中澤

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

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以其女妻

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襄二十六年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諸堤下共

姬之妻取以入名之曰弃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

之食公見弃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

龍見絳郊 蛇鬪鄭門

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蔡墨晉大曰

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

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

御龍氏

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

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

公入

隨季梁在 虞之奇存

桓六年楚武王侵隨鬪伯比言於楚子曰漢東之國

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少師

隨大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鬪伯

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

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

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僖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

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

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

襄作楚宮 輒效夷言

襄三十一年襄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

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哀十二年衛侯歸出公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

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

賜玉孟諸授吳陸渾

僖二十八年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

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

昭十七年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

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

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周大獲

韓宣子夢文公携首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

獻俘于文宮

楚弗祭河 齊欲禳彗

哀六年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

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

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

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

之何損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景有內寵 厲多外嬖

昭二十年齊景公疥遂疔晏子曰縣鄙之人入從其

政偏介之闕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
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有違內寵之妄肆奪於
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成十七年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鄆陵欲盡去群太
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
厲公卻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卻犇與長魚
矯爭田執而梏之

懷背秦施文思楚惠

僖十四年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不與慶鄭曰背
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
以守國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

疑當作
惠背秦
施

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前年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

僖二十八年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
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
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
舍辟之所以報也

晉文公過楚楚成
王有贈送之惠

周班後鄭晉盟先衛

桓十年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
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
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定四年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
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

先衛不亦可乎子魚他祝曰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
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

靈輒舍肉 考叔遺羹

宣二年初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
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官三年未
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
與肉真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
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
而退遂自亡也

隱元年見莊擔黃泉中

同卷
三葉

杞子掌管 謝息挈鉞

僖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
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

昭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
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鉞之知守不假器禮
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
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
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

晉人拔舍 包胥哭庭

僖十五年晉侯與秦伯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
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定四年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曰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申包胥楚大夫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奇將不聽 鮒何能行

僖二年見虞之奇存中同卷三十五葉

襄二十一年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

遺我乎

慶盧易內 祁鄔通室

襄二十八年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弊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昭二十八年晉祁勝與鄔臧通室祁盈將執之訪于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

晉舍退三 齊師借一

僖二十八年見文思楚惠中同卷三十七葉成二年齊侯使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賓媚人曰吾

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
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
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札哭以待 家踊而出

昭二十七年吳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
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
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
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宣十八年冬宣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仲襄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
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名許遂逐東

門氏襄仲居東門子家還子家歸父字及室壇帷復命於介既
復命祖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鄭非齊耦 秦本晉匹

桓六年齊侯欲以文姜妻鄭中太子忽忽辭人問
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
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

僖二十三年楚子乃送晉公子秦秦伯納女五人懷
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
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

庚輿試劍 夷臯觀丸

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

國人患之

宣二年晉靈公夷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樂鮒求帶 范鞅請冠

昭元年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昭二十三年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鄭貴七穆 魯患三桓

襄二十六年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

哀二十七年哀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

晉悼始命 楚康能官

成十八年二月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己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所以復霸也

襄十五年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

為宮廐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
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覿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
周行能官人也

齊疥遂疔 晉疾如蠱

昭二十年見齊將誅祝中同卷二 十四葉

昭元年晉侯有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
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華耦辱先 籍談忘祖

文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
馬華孫貴之也文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華得督

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
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
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
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
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
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

示信伐原 率義圍鼓

僖二十七年見晉侯教民中同卷三 十一葉
昭十五年晉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穆子曰吾以事
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

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墨辨勾龍 郊識農扈

昭二十九年蔡墨曰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為后土

昭十七年郊子曰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虢憂龍尾 蔡忌豕韋

僖五年見童謠奔虢中同卷八葉

昭十一年周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

楚成章華 晉築虎祁

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遂啓疆來召公昭公如楚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

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
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
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
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
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六卿請賦 七子言詩

昭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韓起宣子曰二三君
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六卿各賦詩宣子曰二三
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
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

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子從君以

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趙武多文 子產有辭

襄二十七年宋人享趙文子趙武叔向為介司馬置折
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

襄三十一年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
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晉廟安于 衛室達子

定十四年董安子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
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

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
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宣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
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太國既
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嬴辭子圉姜遣重耳

僖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
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
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
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僖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及於難也遂奔狄將適齊

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
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
行謀於桑下蚕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
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
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
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

晉國和乎魯人恐矣

僖十五年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
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
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

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

僖二十六年夏齊孝公伐魯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

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齊侯未入

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

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

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

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

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

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僑將為除吉使無毀

昭十八年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祓禳於四方

振除火災禮也

昭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

毀焉子大叔游吉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

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

靈輒倒戟孫尤取旗

宣二年見靈輒舍肉中同卷三十八兼

哀二年周人與范氏田公孫扈稅焉趙氏得而獻之
史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
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蠶旗於子姚之幕下
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
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言不
衰今日我上也

簡子問禮叔侯論儀

昭二十五年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
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
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

昭五年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
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
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
其民者也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潛軍敗燕嬴師誘隨

隱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
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
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桓六年見隨季梁在中同卷三十五葉

綽矢夾脰 顏射中眉

襄十八年諸侯圍齊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
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
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
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
定八年春王正月定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入
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
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
五戰入郟 三敗及韓

定四年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吳王弟曰困

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
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
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
澨五戰及郟庚辰吳入郟

僖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
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
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
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
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

晉絕駒支 齊滅鄭瞞

襄十四年晉將執戎氏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
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
苦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
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
執女對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
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賦青蠅而
退宣子辭焉

文十一年齊襄公之二年魯桓之十六年鄭瞞伐齊齊王子
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
季弟簡如鄭瞞由是遂亡鄭瞞長狄國名

審納橐籥陳遺肉潘

僖二十八年衛侯與元咺訟審武子為輔鍼莊子為
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刑鍼莊子謂審俞
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審子職納
橐籥焉

哀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
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闕
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也闕止陳逆殺人逢
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
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

桓公守備宣叔繕完

桓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桓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成元年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也

郕雞金距 宋馬朱尾

昭二十五年季郕之雞鬪季平子郕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鬪季氏介

其雞郕氏為之金距

定十年宋公子地嬖遽富獵十六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宋公嬖向魍魍欲之公取而

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

臧服不衷慶車甚美

僖二十四年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

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

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

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

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

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

也

子干無人 重耳有士

昭十三年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楚公對曰

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
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入而無主
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
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
謂無人
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
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
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
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入而從之三也晉鄭同濟其
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所啟乎弗聽

內蛇外蛇新鬼故鬼

莊十四年見蛇鬪鄭門中同卷三十五葉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
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
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
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

三覆誘吳七遇驕庸

襄十三年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
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
三覆覆伏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

敗吳師獲公子黨

文十六年庸人帥群蠻以叛楚師叔曰楚大夫姑又

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得克先君蚡冒所以

服淫隲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遂滅庸

梁命新里宋城舊鄆

僖十八年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

之昭二十一年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昭二十一年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六月庚午宋城

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

魯反大屈鄭鑄三鐘

昭七年楚子享昭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

弓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

名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

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

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僖十八年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

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

因醉殲成乘飲敗戎

莊十七年夏遂因氏領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

而殺之齊人殲焉

文十七年秋周甘歆敗戎于邲垂乘其飲酒也

蹇叔哭師公孫歌殞

僖三十二年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

門之外蹇叔秦大夫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

哀十一年為郊戰故哀公會吳子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

史墨答趙師曠對晉

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日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

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

襄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年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囊瓦不仁子木無信

定四年二師吳楚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子囊之孫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

襄二十七年秋七月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

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魏不從亂宋始用殉

宣十五年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穎曰必嫁是武子魏犂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穎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

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為荀寅法姦鄭伯效尤

昭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莊二十一年鄭伯將王自圍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

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

咎言效子類五月鄭厲公卒王周惠王也

楚師授子魯戰用矛

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亦陳也荆將

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

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

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

行卒於楸木之下

哀十一年魯師入齊軍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殞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

孔子曰義也

偃請勤王舒令城周

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

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昭三十二年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侯曰魏子

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

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干位以作大事

乎

拳兵楚子軫唾晉侯

莊十九年鬻拳強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又曰匹夫逞志於君

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燕人不虞 莒子無備

隱五年見潛軍敗燕中同卷四十八葉

成九年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

孟陽居牀 丑父易位

莊八年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琴遂田于貝丘見大

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
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
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
我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
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小臣
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成二年齊逢丑父與公易位代頃公居丑父使公下
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死茂為右載齊侯以免
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
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
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瓜衍賞會 先茅命季

宣十五年晉侯賞栢子狄臣于室亦賞士伯士伯隨
貞伯也賞以瓜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
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栢子字
僖三十三年晉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
之子其父死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曰舉郤
敵故進之缺子之功也
欒敗鹿門 霄死羊肆
昭十年齊惠欒高氏皆者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
而惡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
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

襄三十年鄭伯有良聞鄭人之盟已也怒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

晉立趙武 楚復克黃

成八年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趙武莊姬之子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趙之勲宣孟趙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玉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玉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宣四年楚鬪穀於菟為令尹子文其孫箴尹克黃使

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

虎母生禍 夏姬不祥

襄二十一年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成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

曰不可君名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友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子及乃止

魯莊刻桷經云刻桷御孫諫晉靈彫墻

莊二十四年春魯刻其桷皆非禮也

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宣二年見夷臯觀丸中同卷四十一葉

生佗黜僕愛段惡莊

文十八年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

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隱元年見叔段不義中同卷二十一葉

莒城亦惡郟守己小

成九年見莒子無備中同卷五十七葉

昭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郟沈尹戌曰子常

必亡郟苟不能衛城無益也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

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郟

守己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

穆懼滅江臧哀伐蓼

文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文五年見夢祖庭堅中

同卷十五葉

晉夢黃熊楚占赤鳥

昭七年見晉祀夏郊中

同卷二十七葉

哀六年楚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夫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

齊史言罪 隨祝舉矯

昭二十年齊侯疾遂店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於祝固史豈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

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
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
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承嗣大夫強
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
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
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
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桓六年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
天方授楚楚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

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
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
以祭臣不知其可也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曹人夢彊 穆伯志牛

哀七年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
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
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
曹伯即位使公孫彊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
昭四年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
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

豶豨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且而皆名其徒無之且
曰志之後魯人名之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庚宗之婦
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
名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名
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有寵

陳堙鄭井 秦毒涇流

襄二十五年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
鄭人怨之

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及涇不濟叔
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苑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
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

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
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

晏子憂齊 大叔閱周

襄二十三年齊侯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
加以伐盟王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
君

昭二十四年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
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
亦有言曰螽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
王室實螽螽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
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鉶之磬矣惟壘之耻王室

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

城謳犀甲國誦狐裘

宣二年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也城者謳曰睥其目

瞞其腹弃甲而復于思于思弃甲復來使其驂乘謂

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

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襄四年見魯人始鬻中同卷十葉

陽州名子千畝命弟

定八年苦越魯人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之

名之曰陽州

桓二年晉穆侯之未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

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

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

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

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兄

其晉乎

閻沒置饋 轅咺進醴

昭二十八年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

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

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

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

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
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
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為君子
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
哀十一年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由
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
族轅咄進稻醴梁糗暇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
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曹人致餼魯公饋米
桓十四年桓公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生曰饗
僖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僖公在

會饋之芻米禮也

晉守唐法 魯秉周禮

昭二十九年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
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
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
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
能守其業貴賤不怨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
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鼎民
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
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
為法

閔元年冬齊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齊侯曰
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夫待之齊侯
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
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君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
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左氏傳蒙求卷上

